

外国文学名著译化境文库



Pêcheur d'Islande

冰岛渔夫

[法] 皮埃尔·洛蒂 著

桂裕芳 译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
化境文库

冰岛渔夫

Pêcheur d'Islande

[法] 皮埃尔·洛蒂 著

桂裕芳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岛渔夫 / (法) 皮埃尔·洛蒂著 ; 桂裕芳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5
(外国文学名著译化境文库)
ISBN 978-7-201-13327-0

I. ①冰… II. ①皮… ②桂… III. ①中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2800号

冰岛渔夫

BINGDAO YUF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杨 澜
产品经理 吴高林
装帧设计 王 易

制版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毫米 1/16
印 张 11
印 数 1—8,000
字 数 118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本书保留原版习惯用字、通假字和标点用法。人名地名等亦保留原译法。

目 录

第一篇

100	第一章
100	第二章
100	第三章
111	第四章
111	第五章

目 录

第一篇	001
第二篇	038
第三篇	073
第四篇	118
第五篇	141

他们是五个人，肩宽膀圆，两肘枕在桌子上喝酒，小舱很暗，散发出盐卤和海水的气味。对他们高大的身躯来说，这地方显得低矮，而且一端呈尖形，像是被掏空的大海鸥的肚子。小舱微微晃动，像在睡梦中一样慢慢地发出单调的呻吟。

外面多半是大海和黑夜吧，他们也不清楚。天花板上只有一个出口，它被木盖盖住。一盏破旧的挂灯在摇晃，灯光照着他们。

炉子里有火，他们的湿衣被火烤着发出水汽，和他们的陶土烟斗冒出的烟交混在一起。

那张笨重的桌子把地方都占满了，桌子的形状与舱室完全一致，周围只留下一条隙缝，好让他们溜过去坐在固定在橡木墙上的窄箱子上。他们头上是大梁，梁木几乎碰到他们的脑袋。他们身后是铺位，这些仿佛在厚厚的木头上凿出来的铺位像死人墓穴的壁龛一样张着嘴。所有这些板壁都粗糙而陈旧，浸满了湿气和盐，由于手的摩擦而被磨损了，变得十分光滑。

他们用碗喝过了葡萄酒和苹果酒，诚实的脸上此刻闪烁着生命的欢乐。他们仍然待在桌边，用布列塔尼话闲聊女人和婚姻的事。在小舱尽头的板壁上供奉着一尊陶制的圣母像，一块固定的小木板托着它。这是海员们的保护神，它的做工还很原始，稍稍显得陈旧。然而陶制人物比真人活得更长，它那红蓝两色的长裙在这间暗灰色的简陋木屋中仍然显得十分鲜艳。圣母像肯定不止一次地听过焦虑时刻的热切祈祷，它脚下还钉上了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这五个人的穿着一模一样，厚厚的蓝毛衣裹着上身，毛衣下端塞

进长裤的腰带里，头上戴着油布雨帽，它叫“苏罗伊”（这是给我们半球带来雨云的西南风）。

他们的年龄不一样。船长可能有四十岁，其他三人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最后一个被他们叫作西尔韦斯特或吕尔吕的人只有十七岁，但在身材和力气上都已是大人了。他两颊上蓄着纤细而卷曲的黑胡子，只有蓝灰色的眼睛稚气未减，眼神十分温柔、天真。

地方太窄，他们在阴暗的舱室里相互挨着，似乎感到一种真正的惬意。

……外面肯定是海和夜，无尽忧伤的海水和深沉的黑夜。挂在墙上的铜钟指向十一时，当然是晚上十一时。木头天花板上传来了雨点的声音。

他们快活地议论婚姻，但没有说什么不体面的话。不，他们谈的是未婚男人的打算或者当地某些婚礼庆典中发生的滑稽事。有时他们大笑起来，直率地影射爱情的欢悦。但是，对他们这种性格的人来说，爱情始终是神圣的，它即使在粗俗中也几乎贞洁如故。

此刻，西尔韦斯特感到烦闷，因为那个名叫让（布列塔尼人称杨恩）的人没有来。

的确，这个杨恩去哪里了？还在上面工作？他为什么不来参加大家的聚会呢？

“可马上就到午夜了。”船长说。

他站起身，用脑袋将木盖顶开，以便呼叫杨恩。于是从上面射下了奇怪的微光。

“杨恩！杨恩！……喂！伙计！”

“伙计”在外面粗声粗气地应了一声。

微弱的光线从打开片刻的盖口射下来，光线很淡，像是白日的

光。“马上就到午夜了……”但这的确像太阳的光线，像是被神秘的镜子从很遥远的地方反射过来的夕阳光。

洞口关上了，黑暗再次袭来。小灯射出昏黄的光。“伙计”穿着大木鞋从木梯上走下来。

这是位彪形大汉，他进来时不得不弓着腰。盐卤的酸味使他一进来就捏捏鼻尖扮了一个鬼脸。

他的身材大大超过通常人的尺寸。特别是两肩像杠杆一样平直。他面对你时，肩上的肌肉在蓝毛衣下鼓了出来，在手臂顶端形成两个球体。一双棕色的大眼，眼神十分灵活，显得粗犷和高傲。

西尔韦斯特双手抱住这位杨恩，像孩子一样温情地将他拉到身边。他和杨恩的妹妹订了婚，所以把杨恩当作哥哥。杨恩像喜欢受到爱抚的狮子一样任他亲抚，同时亲切地微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和别人相比，他嘴里的空间很大，因此牙齿长得稀疏，而且似乎很小。淡黄色的髭须虽然从未剪过，但相当短。它是卷曲的，在线条精细的美丽嘴唇上方形成两个对称的浓密小髭，髭尖在凹下的两个嘴角旁边变得蓬松。其他地方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深色的脸颊上还有一层清新的绒毛，很像未被人碰过的水果的绒毛。

杨恩坐了下来，他们又倒满酒，并唤来小水手，替他们装烟斗和点烟。

对小水手来说，点烟也就是抽两口烟。这个小男孩长着圆圆的脸，身体很结实。他和这些海员们都沾着亲，海员们相互之间也多少沾着亲。小水手的工作繁重，但他在船上受到溺爱。杨恩把自己杯里的酒给他喝，接着便打发他上床睡觉。

他们又谈起婚姻那个大话题。

“说到你，杨恩，”西尔韦斯特问道，“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办

喜事？”

“你不害臊吗，”船长说，“你这样的大个子，二十七岁还没有结婚，姑娘们看见你会怎么想呢？”

杨恩用对女人不屑一顾的神气耸耸令人害怕的双肩：

“我的喜事嘛，有时按夜晚办，有时按钟点办，那得看了。”

他刚为国家服役了五年。他当过舰队的炮兵，在那里学会了讲法语和发表怀疑派言论。于是他讲起了最后那次喜事，它似乎只维持了两星期。

那是在南特，对方是位歌女。一天晚上，他出海回来，带着几分醉意走进一家剧院。剧院门口有一个女贩在卖大束大束的鲜花，二十法郎的金币便可买一束。杨恩买了一束，但不知如何处置，因此进剧院时便使劲将花束朝舞台上唱歌的女人扔过去，正打在她脸上——这种做法一半是粗鲁的求爱，一半是讽刺，因为他觉得这个浓妆艳抹的玩偶太妖娆。那女人立刻倒下了，后来她迷恋了他近三个星期。

“我走的时候，”他说，“她甚至送给我这块金表。”

他拿出来给他们看，将金表扔在桌子上，仿佛是蹩脚的小玩意。

他讲这件事时，语言粗鲁，夹带着他独特的情景描述。然而这种平庸的文明生活在这些原始人中间显得极不协调，与他们感觉到的周围寂静深沉的大海，与他们隐约瞥见的头顶上的微光极不协调，这微光使他们意识到北极的夏天正在消逝。

杨恩的态度使西尔韦斯特既难过又吃惊。他是童男，在婚姻等圣事上十分慎重，这是老祖母从小教育他的。她是普卢巴兹拉内克村一位渔夫的寡妇。西尔韦斯特从小就每天和祖母去到母亲墓前跪拜诵经。墓园建在悬崖上，从那里可以远远看见水色发灰的英法海峡，他父亲就是在那里的一场海难中丧命的。祖孙两人很穷，于是他很小就

出海打渔，在大海上度过了童年。现在他每晚还做祈祷，眼神里还保留着宗教的赤诚。他长相英俊，就容貌而言，在这条船上仅次于杨恩。他嗓音温柔，声调充满稚气，这与他的高大身材和黑胡子不太相配。他发育得太快，所以对自己突然间变得又高又大感到几分拘束。他打算尽快与杨恩的妹妹结婚，所以，对追求他的姑娘们，他一概置之不理。

在船上，一共只有三个铺位——两人共用一个。所以他们在夜里轮流睡觉。

时间已过午夜，他们结束了聚会——为庆祝他们的保护神圣母的升天节。三个人溜到像坟墓一样幽黑的小壁龛里躺下睡觉，另外三个人回到甲板上接着干钓鱼的活儿。他们是杨恩、西尔韦斯特和一位名叫纪尧姆的老乡。

外面有光，永恒的光。但光线很淡，难以确定。它像日落后的反光一样附在物体上。他们四周是没有颜色的巨大空虚。船舷以外的一切都似乎是半透明的、无法触知的虚幻。

目光很难识辨大海。它先像一个不用反映任何形象的、颤抖的镜子，随后延伸开去，形成浩瀚一片水汽，再往后就看不见了，既无边界又无轮廓。

空气中潮湿的凉气严峻而刺骨，胜过真正的寒冷。人们呼吸时闻到强烈的盐味。一切平静，雨已停了。在上面，无定形无颜色的云层里似乎藏着这种无法解释的潜在的光。人们意识到这是黑夜，但仍然能看清，物体显得浅淡苍白，说不出是什么颜色。

甲板上的三个人从童年时起就生活在寒冷的海洋上，生活在像幻觉一样朦胧不清的幻景中。他们习惯于看见这无止境的一切在窄狭的木船周围不断变化，而且像大海鸟一样，眼睛也习以为常了。

船在原地慢慢摇晃，不断发出单调的叹息，令人想起睡梦中哼出的布列塔尼歌曲。杨恩和西尔韦斯特很快准备好了鱼钩和鱼线。另一个人打开一桶盐，在他们身后坐下等待，一面磨那把大刀。

时间不长。他们刚把鱼线抛进平静而寒冷的水中就马上拉起来，鱼钩上挂着闪着铁灰色的大鱼。

一而再，再而三，活泼的鳕鱼被钓了上来。捕鱼在寂静中进行，迅速而无间断。另一个人用大刀开膛，将鱼拍扁，洒上盐，计算数目，于是新鲜的咸鱼流着汤，在他们身后堆了起来，等他们上岸时，这可是他们的财富。

单调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在船外广袤而空旷的水域里，光线在慢慢地变化，此刻显得更真实。原先的灰白暮色，极北地区的夏日黄昏，越过黑夜，仿佛成了曙光，反射在海里所有镜子中那一道道朦胧的粉红光纹上……

“你真该结婚了，杨恩。”西尔韦斯特突然说。他盯着水面，这次表情很严肃。（他好像知道布列塔尼的某位姑娘爱上了这位棕色眼睛的大哥哥，但他不好意思碰这个严肃的话题。）

“我！……当然，有一天我会办喜事的。”杨恩微笑地说，活泼地转动眼珠，总是一副倨傲的神气，“但是决不娶本地的姑娘，不，我要娶大海，要请你们大家，请这里所有的人来参加我的舞会……”

他们继续钓鱼，没有时间来闲聊。这是鱼汛期，两天以来庞大的鱼群不断地从这里游过。

头天晚上他们通宵没有睡觉，在三十个小时里捕了上千条肥大的鳕鱼。他们感到手臂酸痛，昏昏欲睡，只有身体仍然醒着，继续做机械的钓鱼动作，而精神则时不时地在睡眠中飘浮。但是他们呼吸的海上空气像创世之初一样洁净、充满活力，因此，虽然疲乏，他们仍觉

得心情开朗、毫无倦容。

清晨的光，真正的光终于出现了，像混沌初开一样，光明与黑暗分隔开来。黑暗似乎在天边堆积起来，大片大片地，沉甸甸地挂在那里。现在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令人感到这才真正走出了黑夜，而先前的微光像梦幻一样朦胧和奇异。

厚厚的云层布满天空，这里那里露出隙缝，很像是圆顶的洞口，粗大的光柱从上面射下，闪着浅红色的银光。

低层的云像一条黑黝黝的带子环绕整个大海，远处显得模糊和阴暗，空间似乎是封闭的，那里是极限。云像是幕布，遮住了无限，又像是帷幔，遮盖了会令人想象不到的巨大奥秘。这天早上，杨恩和西尔韦斯特在这条木板小船上，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仿佛在深深地冥想沉思，像是圣殿，从殿堂圆顶射进一束束的光，它在延长，在静止的水面上形成反光，和教堂前大理石广场上的反光一样。接着，在很远的地方又亮起了另一个奇景：粉红色的、犬牙交错的、高耸的海岸，那是阴暗的冰岛的一个岬角……

杨恩和大海结婚！……西尔韦斯特不敢再说什么，一边钓鱼，一边在想这件事。哥哥对婚姻大事的冷嘲热讽使他难过，更使他害怕，因为他很迷信。

很久以来他就在想杨恩的婚事，梦想杨恩能娶歌特·梅维尔——潘波尔的一位金发姑娘，希望自己有福气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他就要去服役，去流放五年，归期未卜。这个无法避免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

清晨四点钟，在下面睡觉的三个人上来换班。他们还没有完全睡醒，一面往上走，一面穿上长靴，深深地吸几口清新而寒冷的空气。淡淡的反光使他们目眩，所以他们闭上眼睛。

于是杨恩和西尔韦斯特迅速吃早饭。他们用木槌将硬饼干敲碎，然后嘎扎嘎扎地嚼了起来，一面大笑，因为饼干实在太硬。马上就能下去睡觉，在床上暖暖和和地睡上一觉，他们又变得高兴了，相互搂着腰，哼着一支老曲子摇摇摆摆地走到下甲板的舱口。

在钻洞以前，他们停下来逗船上那只狗。它被叫作“土耳其人”，是只纽芬兰犬，年岁很小，爪子很大，但笨拙和幼稚。他们伸手逗弄小狗，小狗像狼一样轻轻咬他们，最后把他们弄疼了，于是杨恩那多变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怒气，使劲踢了一脚，小狗被踢倒在地上直叫。

杨恩是个好心肠的人，但天性有几分粗鲁。如果仅仅就姿势举止而言，那么在他身上，温柔的抚摸往往和突如其来的粗暴相去不远。

2

他们的船叫玛利亚号，船长是盖尔默。玛利亚号每年都去寒冷的水域进行危险的大规模捕鱼，那里的夏天没有黑夜。

玛利亚号和保佑它的陶制圣母像一样古老。用橡木撑起的厚木舷板已被磨损，凹凸不平，浸满了湿气和盐水，但依旧健康而结实，散发出令人激奋的柏油气味。这条船肋骨粗大，停住不动时显得笨重，然而，一旦刮起猛烈的西风，它便像被风惊醒的海鸥一样强健而轻盈，以它特有的方式爬上浪峰，轻快地跳跃，这是采用现代精细技术的许多新船望尘莫及的。

至于这六个男人和小水手，他们是冰岛人（一种勇敢的航海族，散居于潘波尔和特雷吉耶，世代以捕鱼为生）。

他们几乎从未见过法兰西的夏天。

每年冬末，他们和其他渔夫一同去潘波尔港参加出海祝福仪式。为了这个节日，码头上搭起一座临时祭坛，总是那同一座。祭坛模仿崖洞的形状，里面摆上船锚、船桨、渔网，在这些战利品中央供奉着保佑海员的圣母，它是专门被人从教堂抬来的。它面色温柔沉静，用那双没有生命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一代又一代人，注视着即将获得丰收的幸运儿和其他人——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人。

游行的行列在圣体的导引下缓缓走着，妻子、母亲、未婚妻、姐妹们在港口走了一圈。港口里所有的冰岛船早就挂上了彩旗，当人们经过时用旗子向他们致敬。神父来到每条船前停住，用话语和手势为它祝福。

然后，全部渔船离港，像舰队一样，几乎带走了所有的丈夫、情人和儿子。船逐渐远去，船员们用响亮的声音一齐高唱圣玛利亚大海之星的圣歌。

每年都是同样的出海仪式，同样的告别。

接着便又开始海上的孤寂生活，他们三四个粗壮小伙子乘着漂浮的木板，在最北面浩瀚和寒冷的水面上捕鱼。

至今为止，他们都平安归来——大海之星的圣母保佑了这艘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船。

八月底是返航期。玛利亚号按照许多冰岛人的习惯，只在潘波尔靠一靠岸，便南下去加斯科涅海湾，那里的鱼能卖好价钱，接着便去产盐的沙岛上买盐，为来年作准备。

船员们在这些仍然充满阳光的南方港口里逗留几天，他们身强力壮，渴望欢乐。夏天的这个片断，这种温暖的空气使他们迷醉——还有陆地和女人。

在这以后，当秋雾升起时，他们回家，回到潘波尔或散布在戈埃

洛地区的茅屋里，在一段时间里为家庭、爱情、婚姻、生育操劳。他们每次归来，几乎总能看见新生婴儿，这是在头年冬天受孕的，而且总是等着教父来举行洗礼——这些不断被冰岛吞食的渔夫家族需要许多孩子。

3

这年六月份，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潘波尔，有两个女人正聚精会神地写一封信。

她们坐在一扇开着的大窗前。古老的大花岗石窗沿上摆着一盆盆的花。

她们俯身在桌子上，两人看上去都很年轻，其中一人戴着旧式的硕大女帽，另一个人的帽子很小，是潘波尔女人常戴的那种新式女帽。你会以为这是两个情人，正一同给某位英俊的冰岛人写情书哩。

口授的那个女人——戴大帽子的——抬头想词。噫！她很老，很老了，虽然她裹着棕色小披巾的背影显得很年轻。她真是很老，至少是七十岁的老奶奶，但还很漂亮，气色很好，两颊发红，像某些善于保养的老人一样。她的帽子低低地压在前额和头顶上，那是用平纹细布做成的两三个大圆锥筒，它们好像一个套一个，最下面搭落在她的后颈上，她那张可敬的脸便嵌在这一大团白色和有宗教味道的褶子之中。她的眼睛很温柔，充满了真诚的坦率。她的牙齿都掉光了，嘴里一无所有，笑起来时露出圆圆的牙床，像个孩子。她的下巴变成了“木鞋尖”（她常常这样说），尽管如此，岁月并未过分损害她的面庞，人们可以猜到当初像教堂的女圣人一样端庄纯洁。

她朝窗外看，思量着再给孩子讲点有趣的事。

的确，在整个潘波尔，除她以外，没有任何一位老妇人能讲出那么有趣的话，有时是谈论张三李四，有时甚至不谈论任何事。这封信里讲了三四个滑稽可笑的故事，但是毫无恶意，因为她心地十分善良。

年轻女人见她一直没有想好，便开始细心地写地址：

冰岛海区雷克亚未克·玛利亚号船长

盖尔默转交

西尔韦斯特·莫昂先生收

写毕，她抬头问道：

“就是这些了，莫昂奶奶？”

她很年轻，令人赞叹地年轻，一张二十岁的脸。金黄色头发——这在布列塔尼这个地区可是少见的，这里都是棕发。金黄头发，亚麻般的灰色眼睛，几乎黑色的睫毛。她的眉毛几乎和头发一样金黄，仿佛是在一条红棕色的、颜色更深的线中央描出来的，那条线给人刚毅有力的感觉。她的侧影稍稍嫌短，但气质高贵，前额下面是绝对笔直的鼻梁，很像希腊人。下唇下面有一个深深的小窝，更衬托出下唇的优美线条。有时，当她为一件事操心时，便用洁白的上齿咬住下唇，于是在细嫩的皮肤下隐约显出几道短短的红印。她身材苗条，但全身却流露出一种高傲和严肃，这来自她的祖辈，他们曾是无畏的冰岛渔夫。她眼神既固执又温柔。

她的帽子呈贝壳形，低低地压住前额，像头带一样紧紧贴住，两侧高高翘起，露出耳朵上方盘成螺旋形的粗粗的发辫——这种发饰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至今仍使潘波尔的妇女显出旧日的风韵。

看来她和这位可怜的老妇人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她称她为